



春

潮



甘肅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农业学大寨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入十四篇作品。

在取得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之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农会议，进一步鼓起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澎湃春潮。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以阶级斗争为纲，着力表现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伟大群众运动，展示了这场运动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塑造了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的广大干部、贫下中农以及全力支持农业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典型。

作品有革命激情和生活气息，在艺术手法上也有一定特色，显示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我省文艺创作方面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目 录

跃进曲·····	张 锐 (1)
背铺盖卷的人·····	王萌鲜 (38)
水大浪高·····	刘 玉 (61)
老主人·····	樟 瑞 (76)
打破铁饭碗·····	景 风 (97)
水欢人笑·····	李 禾 (120)
二〇四·····	王兴发 (141)
眼 界·····	泉 笑 (159)
春耕时节·····	司 俭 (168)
卧牛掌·····	孟 先 (184)
水跃金霞·····	王汉英 (209)
后山岭·····	张克杰 (225)
特别书记·····	陈 田 (243)
巨大的动力·····	李民发 (258)

跃进曲

张 锐

县委书记要去参加第二次全农会议。常委会喜气洋洋地开了整整一个通宵，作出了一项决定：“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咱们就带上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向领袖华主席汇报，表达全县五十万人民紧跟华主席，普及大寨县的钢铁决心。

跃进坡大队是全县“大干苦干，一年大变”的典型，县委派我去调查总结。凑巧，跃进坡大队进县拉化肥的大车今儿一早回队，我就顺路搭了个脚。

一大早，大车就上路了。墨黑色的远山上边，刚吐出几丝微光，象是深蓝色的天边涂了几笔淡淡的白色。大路两边“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迎接第二次全农会议召开”的大幅标语一幅连一幅，在晨曦中闪光。大路上推土机吼着，“隆隆”开过，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干部、社员，扛着红旗，笑语喧天地朝地里涌去。

马车穿过人群，闪过林立的批判“四人帮”专栏，轻快地走着。我和车把式并排坐在车辕上。车把式六十挂零，头戴一顶毛绒绒的狗皮帽子，身穿一件光面羊皮袄，怀里搂着鞭子，嘴里叼着烟袋。他完全被眼前这幅战斗的景象陶醉了，嘴角挂着笑；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微微眯着；黝黑的

方盘脸上，每一个皱纹都欢畅地舒展着。路远道长，我们天南海北地扯起了话。车把式是个爽快人，他偏过头，拍着胸口说：“同志，华国锋同志当上了中央主席，‘四人帮’这些害人精一倒台，甭提咱心里多畅快啦！村里又是放炮又是游行。你别笑话，我还扭起了秧歌哪！”我们就这样，从粉碎“四人帮”，说到了今年大干，说到了第二次全农会议即将召开的喜讯，最后说到了县委常委会的决定和我去跃进坡大队的任务。车把式惊喜地颤动着双手，从腰里拔出烟锅，明亮的眼睛被激动、幸福的泪水蒙住了。

过了老大一会，他才回过头来说：“从哪说起呢？唉，从名字上说吧。我们跃进坡过去叫苦水坡。有个口歌说：‘苦水坡，旱灾多，雨水雪水当酒喝。收庄稼，省事多，早上拔，晚上磨，十亩庄稼蒸仨馍’。”我被这话逗笑了。车把式甩了一个响鞭，严肃地说：“你当说‘山海经’哪？这是真事！去年咱打了八眼井，苦水坡才换天换地啦！那时才正式更名叫跃进坡。村里那帮小青年又编了四句口歌：‘跃进坡，喜事多，流水哗哗唱新歌。大寨红旗在心窝，一年大变过黄河’。要问咋变的？九九归一，这个变化应该归功于毛主席给咱树立了大寨红旗，指出了普及大寨县，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金光道！县委派你来调查总结，咱就从头说起吧！”

辕马敲着碎步子，马脖子上的铜铃清脆地响着，远处传来清水河引水工地的号子声、马达声。车把式吐了一口烟，慢慢地讲了起来……。

—

去年，阴历九月二十，公社传达落实全农会议的精神。

公社会议室里人头挨着人头，百十号子人坐得密密匝匝，架在窗户上的喇叭震得房里“嗡嗡”响。公社书记陈大江领着大伙学习了华国锋同志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重要报告，就象甘露浇到了大家的心里。人们都坐不住了，磨拳擦掌憋足了劲。下午大会一开始，好些队干部都跃上讲台，汇报实现大寨队的规划和措施，还指名点姓地叫阵打擂台。台下的人静悄悄地把那些烫人的话，得力的措施往心里灌。

这时，只有西北角上，一老一中两个人有点例外。他们低着头，叽叽咕咕地开起小会了。他俩都是苦水坡的干部，那老的是大队书记，名叫方老忠，今年已经是五十九岁了。那中年人是大队副主任王春元，四十岁刚挂零，肉乎乎的圆脸上隆起一块块横肉，两撇短短的刷子眉下，藏着两只细长的眼睛。说起他话就长啦。虽然他填的是贫农成份，但是全村谁都知道他的底细。当年他爷爷是三村六庄有名的大富户，爷爷一死，兄弟分家。王春元的爹偷三瞒四地分了一大部分家业。后来又是吸毒，又是聚赌，没出三年就把家业踢光啦。临解放前五年，王春元的爹只得给兄弟帮帮忙。这样土改时节，按照政策，他兄弟划成了地主，他呢，给划成了贫农。这王春元根子不正，奸心不少。大队成立领导班子那阵，他跳上窜下，假装积极，暗中活动，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副主任。

瞧，话扯远啦，咱还是说开会吧。方老忠听了华国锋同志那激动人心的报告，看看兄弟队那重新安排山河的劲头，心里就象点了一把火，忍不住捅了捅身边闭目养神的王春元，悄声说：“等会咱苦水坡也上台表表志气，保证一年让苦

水坡翻个过，不拉全社普及大寨队的后腿！”

王春元睁开双眼，掏出一根烟卷在指甲上磕着，晃了晃肉腻腻的脑袋。

方老忠逼问了一句：“咋，不行？”

王春元喷了口烟，冷冷地说：“难呀！咱苦水坡的家当你能不知道？”

方老忠不出声了。他怎么能不知道苦水坡的家底呢？这苦水坡是全县旱得出了名的地方，是全县唯一一个吃国家回销粮的大队，屁股后头还欠兄弟队和国家整整一万五千元借款，是全县闻名的穷队。今年苦水坡又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太阳象喷火，五个月老天没黑个脸，上千亩耕地都晒裂了口。粮食一归场，算盘一拨拉，离上《纲要》还差百十斤哩。但是，难道苦水坡就是长就的葫芦生成的瓢，再变不了啦？能，一定能变！方老忠想到这里，不服地说：“咱队难处不少，但是咱们前边有大寨红旗引路，身后有百十口子贫下中农撑腰，有这两样宝，再大的难关也能闯过去！”

王春元试探地问：“咋闯法？”

方老忠挪了挪身子，兴致勃勃地说：“这些日子和大伙扯了几个透夜，只要咱下决心，打井抗旱，把咱的旱地变成好水田，苦水坡就是另一番天地啦。”

“打井抗旱？！”王春元一愣，接着“嘿嘿”笑着说：“可别象六二年，打井不成反欠一身债啊！”

方老忠板着脸问：“照你说，落后帽子咱戴定了，永远变不成大寨队啦？”

王春元喷了一口烟，笑着说：“变也要讲求个方法。这些日子我也为‘变’闭不上眼哪！常言说：有钱的买卖好做。

集体有了钱，家底厚实了，再多备点化肥，等县上清水河工程一完成，咱就来个鹞子翻身，彻底大变。”

方老忠吃惊地问：“你的意思是把人马拉出去搞副业？”

王春元两只眼眯成了缝，点着头说：“对！这可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今儿我已派王克成进县联系去啦！”

方老忠拔出嘴里的烟袋，在鞋底上狠狠地磕了磕，皱起眉说：“这是邪道，我不同意。”

他俩各说各的理，嗓门提高了，周围的人有凑过来听的，也有劝说的。主持会议的公社书记陈大江站起身，趴在广播筒子上维持秩序。他望着西北角角说：“请大家安静一下，暂时不要开小会了。”方老忠一听，坐端了身子，可脑子里还象乱云翻滚一样，思想着刚才的争论。难道苦水坡真就没水，打井这条道行不通？难道地下有水，咱穷队就走不了打井抗旱这条道？

“……华国锋同志说：‘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同志们，要办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就得有股子大干社会主义的志气。如果这也喊难，那也喊难，旧山河的命就永远革不掉，大寨队就永远实现不了……”喇叭筒子里响当当的这段话，一下灌到了方老忠的心里，赶走了压在他心上的乱云，他的心里透亮了。

发言一个连一个，直到太阳落在了西山顶上。陈大江看了看表说：“今儿这会开得不错，大伙再有啥说的没有？”按照农村开会的常规，大家明白会议就要结束了。有的盯准了陈大江，准备再扯些具体事；有的忙着收拾东西；有的核对着笔记本，准备连夜回家传达。陈大江也拧上了钢笔套，站起了身。

“咱说两句！”低头收拾着东西的王春元，给身边传来的这声音弄愣了，扭头一看，方老忠手里端着旱烟袋站了起来。

会场上一静，接着是一片议论声。陈大江笑着说：“老忠呀，我早猜着，你落后不了。来，上来摆摆你们的打算。”

方老忠上了讲台，不慌不忙地把烟袋插在腰里，朝大伙看了一眼，笑着说：“我们苦水坡眼下是啥情景，大伙都亮清。说起我们的困难来，一车也装不下呀！可是，有困难就不实现大寨队啦？笑话！俗话说，不怕困难，就怕志短。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给咱长了创社会主义家业的志气，身上添了搬山的劲头。我们决心踩着‘难’字走，打井抗旱，把老天爷捏在咱的手心里，一两年变成大寨队！”

方老忠在台上发言，王春元却在台下冒汗。他象屁股上长了刺，坐不住了，欠起身一个劲地给方老忠使眼色，打手势，方老忠就象没看见一般，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话，引起了全场百十号人的喝彩。陈大江也巴掌拍得山响。方老忠下了台，回到座位上一看，哼，王春元早没影了！只有凳子沿上没揉灭的一节烟卷冒着烟。方老忠的眉头打起了结。

再说，王春元溜出会场，叼着烟卷，低着脑袋，倒背着手走着，正想穿过街到饭馆里喝二两，猛丁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停在了他眼前。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大队文书兼出纳王克成。

这王克成三十四、五岁，生就一副丧门神的相，人瘦得象麻杆，头长得象棒槌，留着一个分头，脸白得象蚊子精吸干了血。只见他身穿一套抖抖衣，斜背一个黑背包，脚蹬一双抹油鞋，叫了声：“王主任！”一迈脚下了车。

王春元忙问：“见着老崔啦？”

王克成咧着嘴笑着，拍了拍皮包，悄声说：“见着啦，带来二百块。”

王春元来了精神，四周望了望，把王克成拉到墙角，问：“老崔都说了些啥？”

“他说，你弄的化肥倒出手啦，见利四百，一家一半。还说，上次你承包的那个盖房工程，钱花了八百啦，得快抽人去应付出来。”

王春元冒着无名火说：“别提啦，方老忠今儿在全公社的会上，叫响了要打井抗旱。”

王克成急了眼：“这一来，咱不就露马脚啦？”

王春元干笑着说：“没那么便宜！我这儿早就摆好了阵。你回去就到各生产队要账，说外队让还借款，你把这账要得凶凶的，把社员、干部逼得紧紧的，再给他们指条搞副业的道，他们就会去找方老忠算账，闹腾着搞副业。那时候咱们稳坐钓鱼台，不怕方老忠不上钩来。”

王克成顿时喜笑颜开，伸出大拇指头说：“高招！这叫‘仙人指路’哇。”

他俩都得意地笑了，阴阳怪气的笑声把归巢的老乌鸦都惊得“哇哇”地叫了起来。

二

方老忠的老伴方大婶盘脚坐在炕上，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盼着去开会的方老忠回来。同志，你别笑，她可不象青年人，三天不见想得慌。她是盼着方老忠带回打井抗旱的喜讯儿。这些日子，方大婶觉得就跟当年闹土改、搞合作化一

样。每天朱大奎、李耘田、吴秀英……这些积极分子挤一屋子，喝着罐罐茶，讨论着全农会的精神，琢磨着打井抗旱的事儿，说着将来苦水坡的美日子。今儿，方老忠上社里去开会，会上他说没说全村人们的心思呢？公社支持不支持我们打井呢？……。方大婶盼着方老忠回来说说开会的情景。可是月亮都升起来啦，还不见方老忠的身影。她眼睛不时瞅着窗子外边，支楞着耳朵听着街上的声音。直等到村子里宣传队的锣鼓声响起来了，方老忠才嘴里哼着秦腔，乐哈哈地进了家。

方大婶端出一沙锅热腾腾的白面片，放到炕桌上说：“大奎和那帮青年来了好几趟啦，问打井的事呢。”

方老忠高兴地说：“公社老陈刚和我研究了半天，说明儿请县上技术员帮咱们定定井位呢。等会儿就召开支委会进一步商量开工的事。”

方大婶抿着嘴笑笑说：“看你那个乐劲儿，嘴都合不住了！今天你有功，给你温好了一壶酒呢！”

方老忠收住笑：“现在还不是喝庆功酒的时候。”

方大婶不解地问：“咋啦？”

方老忠吃着饭，给老伴说起了会场争论。

说曹操，曹操到。他俩正说着话，院里响起了王春元的喊声：“大婶，老书记回来了吗？”说着话，一挑门帘进了屋。方大婶一扭身，收拾起桌上的碗筷出了屋。

方老忠装了一锅烟，问：“有事？”

王春元哭丧着脸说：“别提啦，刚才王克成对我说，今儿外队都上门讨账，要让咱还借款，人家准备买化肥呢。”

方老忠眉头一挑，心里品着这段话的滋味，嘴里只“噢”

了一声。

王春元瞥了方老忠一眼，诉着苦说：“唉，把咱苦水坡倒挂起来，也空不出多少油水，拿啥还这笔钱！我让王克成给外队说说好话，缓上几天。王克成说，人家变大寨队心切，非当下要这笔款不可。”

方老忠抽着烟，反问了一句：“那，你说咋办？”

王春元以为方老忠犯了难，心里暗自高兴，嘴上却唉声叹气：“难哪！不过，穷则思变嘛。王克成说县上有个单位要盖几间房，咱泥、瓦、木匠样样俱全，依我说突击一个月，还清外队借款，这是当务之急。”

方老忠憋着满肚子的火说：“要我说，当务之急是变变咱的干旱面貌！”

王春元紧逼一步说：“外队催款催得急呀！”

他俩正唇来舌往地辩论着，院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原来，大奎和耘田那帮青年听说方老忠开会回来了，跑来听打井的喜讯儿。接着一队队长刘强、二队队长朱林旺被王克成逼着要账要得火烧屁股，也结伴找方老忠商量还债的事来了。

进了屋，刘强就火燎燎地说：“老书记，你快拿个主意吧。我们队借光辉大队的三千块，王克成说人家下了通知，三天之内就得还清。”

老成的朱林旺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借别队的五千块，也到期啦。”

他俩的话在屋里引起了几个人的叹气声。王春元一见火点起来了，高兴得躲在了另一边。

方老忠扫了房里一眼，笑着说：“我正想开个支委会呢。”

现在，支委们都到齐了，我看咱就开个支委扩大会议。大伙都敞开说说，咱眼下该咋办？”

刘强说：“听王克成说城里有桩好副业。要叫我说哇，咱把它接下来，先还清外债再说。”

王春元暗暗高兴。有人连连点头。耘田，秀英那帮青年人却象炸了锅，气冲冲地说：“把打井抗旱丢开，把劳力拉去搞副业，那是邪门歪道！”

刘强梗着脖子说：“别冲我叫喊，你们有啥正路正道摆摆看。”

朱大奎瞪了刘强一眼说：“打井抗旱，这就是正路正道。”

刘强站起身说：“哼，还打井呢！你们听听群众都说些啥？”

王春元故意装着不知道地说：“刘强，你别吞着吐着的，都说些啥呀？”

刘强说：“大伙说，吃饭穿衣量家当，今年遭了大旱灾，工分值眼看着下降，外队又逼账，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这话象火里投了把盐，屋里“轰”地一声议论起来了。一直静静听着大伙辩论的方老忠心里一震，问道：“谁说的？”

刘强一扭头说：“全村都在吵呀！”正在这时，院里响起了喊声：“唉呀，才在这里！让我找了一村。”话音一落，中农吴聚财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一张条子进了屋。

刘强一见，挥着手说：“去、去，这儿开会呢！”

吴聚财冲大伙笑了笑，转过头说：“刘队长，你上边划个名，咱就走。”说着把纸条塞到刘强手里。

刘强一看，瞪起眼说：“啥？借款？你还嫌我日子好过？外队逼债，你也凑热闹借款？不行！”

吴聚财拖着哭腔儿说：“王克成到我家说，要给外队还账。我欠队里的那五十块要收回。我一算计，今年分红我剩不了俩钱了。眼见着天冷了，我那一炕的崽子还光屁股呢！借几块钱买个棉花，扯个布。”

李耘田捅了捅坐在身边的吴秀英。秀英脸一红，小辫一甩，冲着吴聚财说：“爹，冬衣我娘早做好了，又借啥钱？”

人们“哄”地一下笑了。吴聚财瞪了女儿一眼，骂道：“不说话憋不死你！刘队长派王克成收款，卖了你还呀？”

刘强发火说：“你别搅搅。我可没让他去收款。”王春元在旁边一听这话，暗暗骂王克成：“笨蛋！让你把逼债风搞大，也不能假传圣旨，乱来一通呀！本村本庄的还能不露底？”

方老忠看着假装正经的王春元，心里明白了几分。他回过头对吴聚财说：“你先回去，别见风就是雨，跟着闹腾，让坏人钻了空子。”吴聚财一听，心里踏实了，骂着王克成出了门。

王春元一听方老忠这话，眼皮直跳。

刘强被吴聚财这一闹，心火又升起来了，大声说：“不论咋说，当下还债，提高工分值要紧。打井我不赞成！”

王春元也挑着劲说：“过两年，清水河引水工程完工了，咱一不费力，二不花钱，手到水来。这打井……”

王春元的半截话，把刘强的火越煽越旺。刘强说：“对！咱放着轻松不轻松，非要动这么大的干戈！”

方老忠说：“清水河工程两年完工，只能浇五万亩，可全县二十万亩旱地都巴望着水。咱为啥不能自力更生？为啥非

得等两年时间？为啥不能打井抗旱，一年大变呢？”

王春元奸笑着说：“不过，跌个跟头学个乖。想当初六二年……。”

刘强听王春元提起六二年，又“腾”地站起来说：“对呀，六二年咱硬碰硬地干过，县上也挂了号，结果费了上千个工，最后只留下破裤裆一样几个窟窿。”这话在屋里又掀起一层浪，人们的心里又打起了小鼓。

方老忠站起身来，惭愧地对大伙说：“不错，六二年咱干过。大伙都亮清，那次打井碰上了流沙层，县上说咱是蛮干冒进，让咱下马。我就领着大伙走起了搞副业赚现钱的黑道，打井失败了。唉，怨都怨咱那时路线不端啊！”

刘强说：“那次打了八丈深，不是也没挖出一口水来？”

方老忠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灰石说：“俗话说：青山压石山，必定有山泉。咱流沙层下边是灰石头，按书上说，这灰石层离水不远啦！刚才，公社老陈说，明儿县上技术员来帮咱测量井位呢！”

方老忠的话把人们的担心、犹豫扫去了大半儿。刘强也不吱声了。屋里象是捅了喜鹊窝，一阵热闹的议论。

王春元一看局势不妙，点起的火快灭啦，忙站起身来说：“咱们穷得当当响，外队债又逼得这么紧，这打井……，唉，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一听王春元提起外队要债，人们又沉默了下来。刘强说：“外队要账，打井可是远水不解近渴。”

一直闷头抽烟的朱林旺也叹了口气说：“老忠，打井我赞成。可眼下，咱先把还债这关闯过去，复复元气再干吧。”

方老忠走到朱林旺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难处九十

九，只怕一双手。‘难’字要靠咱双手把它扳倒！林旺，你说当年咱一块办互助组那会难不难哪？”

朱林旺说：“那时候，咱贫雇农又缺牲口又缺籽种。嗨，难呀！”

方老忠有力地说：“那时候咱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拉犁下种，顶着困难走过来啦，现在，咱们再拿出那股劲头，豁出去，拚命干，就是有千道山，万条河，咱也能踩着‘难’字闯过去，实现大寨队啊！”

朱林旺点着头儿笑了。王春元没咒儿念了，象泄了气的皮球，退到背影外不吭声了。就在这当儿，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一个人粗声大气地说：“走！”一个细嗓门外强内怯地说：“你……你干啥？”两人吵着进了屋，只见一个大汉捉着王克成，走到方老忠面前说：“我是光辉大队的。”

王春元一听暗暗叫苦道：“坏啦！”心噗通噗通地跳了起来。他赶忙虎着脸说：“外边闹去，这儿开会呢！”方老忠审视地盯了他一眼。

那大汉也不示弱，说：“我不是闹架，这小子败坏我们队的名声，打着我们的旗号满村要账呢！”

刘强一听，仰起脖问：“你们队不是让我们三天之内还清欠款吗？”

那大汉涨红着脸，气愤地说：“没这回事！学大寨有一条是共产主义风格，我们能做这种事？！今天你们老书记在公社会上的发言，回村一传达，对大家教育可深啦。我们大队刚开了队委会，派我来问问，你们有啥难处只管说，咱们互相帮助。我一进村，就遇见这小子造谣说我们队要款。”

刘强一听跳起来，指着王克成的鼻子尖说：“闹了半天是

你在搞鬼？……。”

王克成支吾着说：“我……我是听一个社员说的，就……就当了真。”

方老忠没理他的岔儿，站起身握着那大汉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们的支援！回去告诉大伙一声，心意我们收下了，可那欠款，我们也要尽快地还清。”

那大汉不高兴地说：“你们别信这小子的话，那欠款多会宽余多会还。”

方老忠说：“同志，不是我赌气。有人设着法儿想用还借款压我们，认为我们赤手空拳地还不起这账。不！苦水坡有千百双手，我们白天打井，晚上削柳编筐，一定会尽快还清欠款。让那些黑心烂肺的人看看，我们贫下中农有骨气，有办法，能彻底改变苦水坡一穷二白的面貌。”

方老忠这些话，人们耳朵里听，心里想，觉得有了主意，有了劲头。唯独王春元心惊肉跳。他看见“仙人指路”的计谋败了水，觉得不开脱开脱不行啦，于是跳起来，瞪着眼，指着王克成骂道：“你这小子，工作粗枝大叶，道听途说的闲话，就拿着棒槌当针。弄的我也六神无主，以为真事呢！”

王克成一听王春元递过话来，忙检讨着说：“王主任批评得对，我责任心不强，我检查。”

方老忠看着他俩一唱一和，一说一答，眉头紧锁了起来，心里想道：王克成为啥无风起浪，逼款要债？为啥今晚村里谣言四起，满城风雨？为啥王克成要债的事真相大白后，王春元却花言巧语，替他遮掩？……方老忠啊，上山防蛇，下海防礁。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可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